

華東師範大學
東方文化研究中心 編譯

岡村繁全集 第①卷

文選之研究

上海古籍出版社

王元化 主編 陸曉光 俞慰慈 副主編

〔目〕岡村繁 著 陸曉光 譯

岡村繁全集 第①卷

文選之研究

上海古籍出版社

圖書在版編目(CIP)數據

岡村繁全集．第貳卷，文選之研究 / (日) 岡村繁著；
陸曉光譯．—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7
ISBN 7—5325—2925—8

I. 岡... II. ①岡... ②陸... III. ①岡村繁—全集
②文選—文學研究 IV. I206.2

中國版本圖書館 CIP 數據核字(2002)第 054557 號

本文集為上海市古籍整理出版規劃小組資助項目

岡村繁全集

第貳卷

文選之研究

[日] 岡村繁 著

陸曉光 譯

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發行

(上海瑞金二路 272 號 郵政編碼 200020)

(1) 網址: www.guji.com.cn

(2) E-mail: guji1@guji.com.cn

紅學書店上海發行所發行經銷 上海古籍印刷廠印刷

開本 889X1194 1/32 插頁 7 印張 13.75 字數 280,000

2002 年 8 月第 1 版 2002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7—5325—2925—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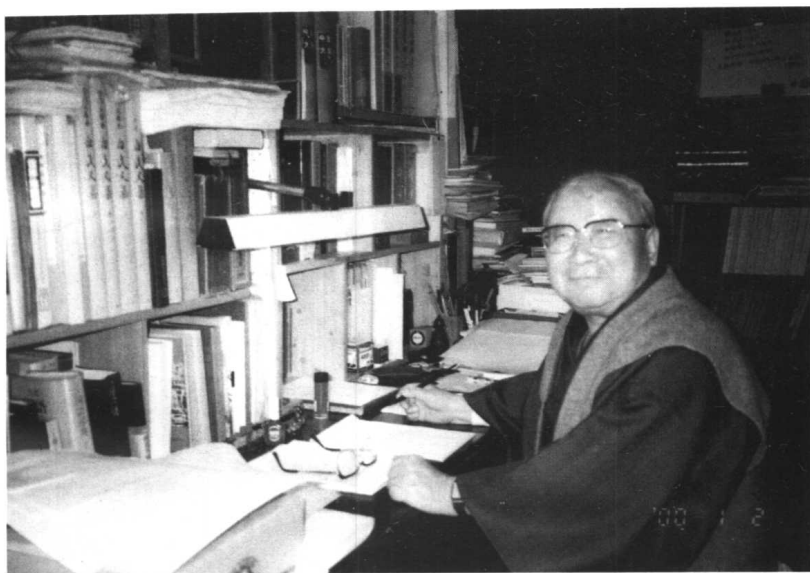
I·1447 定價: 46.00 元

如有質量問題，請與承印廠聯繫。T: 64063949



一九九七年十一月著者被授予日本國家二等瑞寶
賞勳章時的夫婦合影。

1737



書齋筆耕中的著者近影。



一九八〇年在京都東方學會，著者主持召開回憶恩師斯波六郎博士的座談會。岡村繁博士（左一，主持人）、小尾郊一博士（左二）、神田喜一郎博士（中間）、平岡武夫博士（右二）、花房英樹博士（右一）。

で取り上げようとする梁の昭明太子蕭統の『
 文選』についてもまた言えるのではないか。↓
 すなわち、隋唐以後、たしかにこの『文選』
 は、南朝文壇の作風を象徴する最も權威ある
 規範的詩文選集として人々に重視されてきた
 が、それなるが故に、かかる隋唐以後の實情
 から逆に推して、この『文選』は、原則的に
 は、前述した詩文作風の繼承經過と全く同様
 に、南朝の梁から陳へ、そして隋唐へと直接
 承け繼がれていったという認識が、さして確

序

《岡村繁全集》中譯本即將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我能够在這項中日學術交流工作中聊盡綿薄，感到十分高興。

岡村繁先生是當代日本的中國文學研究界有代表性的資深學者。他早年師從著名漢學家斯波六郎，斯波先生是二十世紀初日本研究中國學術文化的「京都學派」代表人物狩野直喜和鈴木虎雄的學生，其淵源直接來自于我國乾嘉學派。當年王國維亦曾為「京都學派」作出貢獻。岡村先生作為京都學派的後繼者之一，其學術風格繼承了日本的中國學研究傳統。這種傳統對於我們今天也可以提供某種借鑒。

中國學界對於岡村繁先生的名字并不陌生。二戰後日本學者對我國古代文論的研究首推《文心雕龍》，研究涉及有版本、注釋、翻譯、索引等方面。岡村先生最初研究成果是《文心雕龍索引》，這部書與王利器《文心雕龍通檢》均在五十年代問世，成為研究《文心雕龍》的重要的工具性著作。我結識岡村先生也是緣于《文心雕龍》研究。一九八三年我受中國社會科學院委派訪問日本，曾在京都、九州、

大阪、廣島、東洋等大學與不少日本學者會面。與岡村先生就是在那時認識的。他的熱情豪放性格給我留下深刻印象。從那時起，我們經常往來，建立起真誠的學術友誼。

岡村繁先生是位勤奮扎實而勇于發表獨立見解的學者，在中國文學研究的諸多領域都有開拓性建樹。他的《文選》研究提出了與日本學術界不同的觀點，而以往日本學術界所認同的觀點正是以他的老師斯波六郎為代表；他對楚辭與屈原的關係也作過新的闡釋，這是他在日本學術界率先提出的；他的《陶淵明新論》突出了陶淵明性格中的世俗性一面，也受到學術界矚目。

岡村繁先生作為一位有影響的日本學者，對中國文化十分熱愛。我們見面聚談，在許多問題上常常產生共鳴。他對中國文化懷有深厚感情是從他長年累月對中國文化的傾心研究中產生出來的。隨着研究的深入，他逐漸感受到中國文化的魅力。日本接納中國文化有悠久的歷史，不難理解，作為日本漢學家的岡村先生，他對中國文化的感情還包含着中日文化關係的歷史淵源。可能正是這緣故，使得他在涉及中日文化關係的研究方面，能够不拘狹隘的民族觀念，不受學術以外因素的牽制拘囿，而發表自己的研究結論。兩年前，他應上海古籍整理出版規劃小組和上海圖書館邀請，為滬上學術界作了題為「日本接受中國文藝的類型」的專題演講。演講中他追溯了日本古代各時期接納中國文學的基本狀況，並對日本學術界的一種主流觀點提出質疑。這種觀點認為日本平安時期出現的「物語」文學並未受到中國文化的影響，而是在日本獨立文化環境中所形成的，從而稱其在世界文學中為獨創性的

文學樣式。岡村先生經過作品的比較和分析得出結論說，最初的「物語」文學與中國唐代「變文」有種種驚人相似之處，兩者存在着密切的授受性親緣關係。此外，對日本文學史上另一個出現于鎌倉・室町時期的「鏡物」文學，岡村先生也從中國文化史背景角度進行考察，指出它很可能與當時中國北宋末期司馬光《資治通鑑》的影響有關。這同樣是日本研究者一直未能解答的問題。他頗懷感慨地總結說：「日本是位于世界東端的海上小國，自古以來對中國和朝鮮半島擁有的悠久先進的文化之發展動向，懷着特別的敏感。正是這種宿命的敏感性，形成了古代日本接受中國文藝的特定模式。」從這番基于實證而發自肺腑的坦誠表述中，我們不難感受到他對中國文化的感情與他長期從事中國文化研究之間的密切關係。這種感情理應受到中國學術界的珍視。

中國文化對日本有着深刻影響，而日本對中國文化發展的影響在近代也十分顯著。從章太炎、王國維、魯迅、郭沫若等近現代人物的著作中，我們不難看到這種影響。在研究中國學術文化的領域中，我們對日本方面研究狀況的介紹和瞭解迄今還做得很少。如果說中國學術文化的價值並不限於中國自身的話，那麼我們對中國學術文化的研究視闕也就不能囿於本國範圍。就此而言，《岡村繁全集》作為外國的中國文化研究者的全集首次在中國出版，是一件有特殊意義的事情。

岡村先生承襲日本學者學風，重視基礎工作，培養學生從基礎入手，重視版本、訓詁、考據，以及資料索引等方面的研究。而這些基本方面在我們的很多研究中常常受到輕視。他的學生甲斐勝二曾回

憶以前在大學聽岡村老師上蕭統《文選》演習課的情況說：「上課前學生要做很多準備，首先要比較幾種版本和抄本中的相關部分，調查文字的異同；再做異同對照表；然後自己去調查現在能够看到的資料。上課中老師時常嚴格問學生，版本爲什麼會出現這樣的異同，爲什麼這個版本與那個版本的文字一樣而與另一個版本的文字不一樣。學生對這些問題有的能够回答，有的不能回答。不能回答的時候，老師常常手裏夾着一支香煙沉默地等待着，這時間對學生來說很長很長。學生就這樣漸漸掌握了對中國古典文章的閱讀法。」從中可以看到岡村先生的治學頗具中國清代乾嘉學者的遺風。這對于我國不重基礎工作的年輕一代學人來說，尤具啟迪意義。

岡村先生在其一九九年的《文選之研究》出版後記（見本全集第二卷）中寫道：

近年來不知不覺中我已垂垂老矣，且疾病不斷。我不得不承認自己的《文選》研究已經難以再進一步推進。……不過，本書的每一篇都傾注了我的精魂，都是經過我再三撫摸而寫成，它們令我留連不舍，儘管其中仍然有一些不成熟。我想這些傾注心血的論考隨着學問的進步，也一定會或遲或早在將來某一天被後起的俊秀們超越。這是無可奈何的學術發展的必然。畢竟後生可畏。雖然這令人感到有點悵悵，但是爲了《文選》研究的進步，我還是祈望着這一天的早日到來。

這樣的心情，是出自一位異國的中國文化研究者，令人感到彌足珍貴。雖然著者這裏所涉及的只是《文選》研究，但是我們不難想見他在已逾半個多世紀的中國文學研究生涯中的執着與期盼。岡村

先生今年已齒比八十，據他的學生說，他現在仍在盡力主持推進着十多卷本的《白居易全集》的日譯出版，又聽說他還期望着能每月在家中與他的弟子們一起進行《毛詩正義》的研讀會。我衷心祝願岡村先生健康長壽，所願如意。

本全集副主編陸曉光曾是我的博士研究生，十二年前由我介紹赴日本留學，拜師岡村先生學習兩年，現任華東師範大學東方文化研究中心主任。另一位副主編俞慰慈博士也出身上海，是岡村先生的中國弟子，現在日本福岡國際大學任教。

最後，我要向參加全集翻譯的譯者們以及負責和擔任全集出版的上海古籍出版社各位表示衷心感謝。

王元化

二〇〇二年二月

前言

這次承蒙擔任主編的王元化先生和以他爲首的上海市古籍出版整理規劃小組各位賢達的特別厚愛，拙著《岡村繁全集》十卷得以由上海古籍出版社付梓出版，作爲異國的中國文化研究者之全集而在中國出版尚乏先例，我緣此而有機會接受五湖四海的讀者方家們的披閱和批評，這是我學術生涯中的無上光榮和最大快樂。在此我首先要向協力促成《全集》出版的所有朋友同好們深表謝意。

《全集》第二卷《文選之研究》共八章，其中七章曾于一九九九年四月由東京岩波書店以同樣書名付梓出版；現在追補的第八章是二〇〇〇年三月在《村山吉廣教授古稀紀念・中國古典文學論集》（東京汲古書院刊）發表的論文。

近來陸續發現了有關《文選》的珍貴新資料，也相繼出現對這些古鈔本、舊刊本的影印和重刊。儘管如此，我們卻似乎仍然過于習慣和依戀以往的舊說，甚至過于盲從地執着于已有的舊說。該第二卷《文選之研究》的八章皆爲筆者從反省的立場，對以往「文選學」加以逐一檢證、重新考辯然否後所寫成。本卷的八章大致由以下三部分構成。

第一章「《文選》的編纂實況與當時對它的評價」、第二章「《文選》與《玉臺新詠》」、第三章「《文選》的沉浮——南北朝末期的文學動向與「文選學」的出現」，是關於《文選》黎明期的研究，其中對《文選》的編纂情況以及六朝末期社會政治影響的實態作了重新探討。特別是在第一章中，我支持了清水凱夫的「新文選學」之說，論證了《文選》的編纂并非出自昭明太子本人之手，而極可能是主要經由劉孝綽專斷取捨選擇的結果；此外，《文選》并非是直接遴選古來優秀詩文而編成的選集，它是以幾種已有的先行選集為基礎作再度編選的選集。《文選》在其編成以後并未受到十分重視，而至北朝系的隋、唐時代，它卻很快開始得到朝野重視。在第三章中，我聯繫當時的科舉制對這一轉變的原因作了探究。

第四章「日本細川家永青文庫藏《敦煌本文選注》——唐代初期《文選》注解的側影」和第五章「永青文庫藏《敦煌本文選注》箋訂」的兩章屬於文獻學考證性質。其中我對李善注《文選》出現以前的重要注解《敦煌本文選注》，即該殘卷中隨處頻現的誤脫衍亂加以辨析考訂，竭力使之復元，并由此追究該古注的性質。讀者從中當會感知到不久後李善注出現的某種必然性。

第六章「從《文選》李善注中的緯書引用看其編修過程」、第七章「《文選集注》與宋明版行的李善注」、第八章「宋代刊本《李善注文選》對《五臣注》的「盜用」」，我針對以往關於李善注《文選》及其版本的流行定論提出質疑，并就此詳盡論考，得出了推翻以往俗說的結論。

衆所周知，自清代紀昀等《四庫提要》和日本斯波六郎《文選諸本之研究》以來，一直認為李善注

《文選》的現行本是「從六臣注本中單獨抽出李善注」而來。對此，本卷第七章通過比較對照《文選集注》的李善注和宋明版行的李善注，得出的結論是：當初的李善注極為簡略，而後被逐漸增補，並由此出現系統相異的補訂本。其一是《文選集注》的李善注，另一是宋明刊本系的李善注。換言之，《文選集注》的李善注與現存刊本的李善注之關係，並非如以往所認為的那樣是單綫的前後關係，而是復綫的、屬於不同系統的關係；並且就李善注的承傳過程而言，兩者并非是由完整向不完整方向的脫落，恰恰相反，乃是由簡素向煩瑣方向的增殖。

第八章中論述的是，儘管北宋以來李善注《文選》的注解所受重視遠遠超過五臣注，但是令人感到意外的是，以尤袤刻本為首的宋版各本李善注《文選》的長注文中，時見有意識盜用五臣注的注解的現象。我指出了若干盜用的實例，並對盜用的真實意圖作了分析，認為原因是當時知識人在學問和教育中重視真實的態度。

順便一提，前述岩波書店刊行《文選之研究》（全七章）後得到日本學者的書評反響，迄今計有如下三篇：

1. 京都大學教授興膳宏「從兩個側面來研究《文選》——岡村繁著《文選之研究》」，《東方》二二五號，一九九九年十一月。

2. 廣島大學教授富永一登「書評——岡村繁著《文選之研究》」，《京都大學中國文學報》第六〇

冊，二〇〇〇年四月。

3. 早稻田大學教授松浦友久「書評——岡村繁著《文選之研究》」，《新漢字漢文教育》三〇號，二〇〇〇年五月。

最後，我謹對爲《全集》賜序的主編王元化先生和擔當第二卷《文選之研究》翻譯的副主編、華東師範大學東方文化研究中心主任陸曉光博士以及承擔本卷出版的上海古籍出版社有關各位，表示由衷的感謝。

目 錄

序	王元化	一
前言	岡村繁	一
序章 《文選》學的歷史和課題		一
一、《文選》之產生		一
二、科舉與《文選》學		一四
三、宋代以後的《文選》研究及版本		二五
四、近來的《文選》研究及課題		四一
第一章 《文選》的編纂實況與當時對它的評價		五九
一、《文選》編纂以前的先驅性詩文總集和選集		五九
二、六朝末期文壇對《文選》的反應		六七